

第二十五屆 ifva 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

亞洲新力量組評審會議紀錄

出席評審：山下敦弘(山下)，巫俊鋒(巫)，喬奕思(喬)

大會代表：范可琪(范)

范：我們今天會議的目標，是選出這組別選出獎項，謝謝你們為每項作品評語。山下先生，你已表示你很喜歡《The City of Honey》，另外兩人位評審也有選這部作品。喬奕思請你先談談你所提名的作品，然後俊鋒也可談談你的選擇。

喬：我是上一輪的評審之一，我們看了大約 80 部電影，入圍作品都是從這 80 部作品選出來的。至於我的提名，都是我給了 8 分的，這些作品可考慮給予獎項。我個人最喜歡的作品是《Touch》，我認為這非常聰明，並且貼近青少年的生活。我特別喜歡女主角，她把一個平凡的故事變得非常有趣。另一部值得一提的作品是《The City of Honey》，是最短的一部作品，只有 7 分鐘，但結局很有力量。最初故事看似平淡，只有兩個孩子在汽車裡嬉戲，但最後觀眾卻意識到現實的殘酷，這是很喜歡這作品的原因。我想提的第三部短片是《The Mortician of Manila》。我雖然只給了一般的分數，只有 7 分，但這作品很具獨立精神，通過主角的生活和見證，探索那裡發生的事情，我認為這作品值得進一步討論。我想提及的第四部電影是《The Remains》，是一部尼泊爾作品，很少有機會看到尼泊爾的電影。這作品沒有探索熱門話題，而是關注那裡的人的哲學生活。故事像是童話，電影中段那老人長出一條魚尾巴。我很喜歡老人在生命的盡頭，遇到一個孩子的那部份，意像非常富有詩意，視點非常獨特，是一部值得注意的作品。在我們看過的 90 部作品中，這是唯一一部尼泊爾電影，也是一部非常特別的作品。

范：巫俊鋒有什麼意見嗎？

巫：我可以先問一個關於獨立精神的問題嗎？你可否解釋得詳細一點？你心目中獨立精神是什麼？如果這標準最為關鍵，應對此有一個更清晰的定義。

范：我們把獨立精神定義得很廣泛。很多年前，大多人把獨立與主流電影的預算比較，又或者考慮作品是否由大型或主流電影公司製作。如今很難只根據預算來定義獨立性，有時電影製作人就算有巨額的製作預算，也可製作出具個人特色和獨立的作品，表達自己想說的話。例如，探討一些不是每個人都關注或主流電影忽視的議題。獨立精神不一定可計算，也不是與金錢有關，而是關於作品的精神。評審可提供自己的定義，我認為需要考慮作者的意圖，例如他們如何處理社會問題。另一層面是他們如何利用媒體講故事。

巫：有些製作人是學生，有些人來自有電影發展局或其他支持的國家，因此他們的作品將更加精美，以至很難從製作水平斷定其獨立精神。但是，如果我們看看電影要表達什麼以及如何反映社會現實，可能更有意義。其他兩名評審可以對此發表意見。

范：每年評審的決定都有所不同。例如很多年前，當這媒體還很嶄新時，很多得獎者都因其使用媒體表達意念的方式而獲獎，例如作品混合不同的類型。最近大多數人更加關注社會議題，例如全球化如何改變世界以及應對。每年的情況都有分別。今年我們收到超過 1400 部作品，經過三輪評審會議，這是第三輪。每一輪的評審都對電影中的獨立精神有不同見解，要看你們如何定義這個標準。

巫：讓我先評論我喜歡的作品吧。《The City of Honey》肯定有很強的形式，結局令人震驚。起初觀眾被兒童的視點所吸引，令結局更加震撼。我認為電影有點過份操作，但作為短片是有效的。有關《Mandatory》，我應該給 7 分，應比《Viral Kids》低分，我認為後者較優勝。我先談《Viral Kids》吧。電影中社交媒體的使用非常有趣。起初用以宣傳那孩子唱歌，社交媒體是一種獲得關注的方式，然後電影卻將此逆轉，觀眾發現孩子們受到剝削，最後社交媒體是用以報復的手段，我認為這很有趣。影片聚焦街童，他們其中一些人手持電話，能為他們的賦權，其意義重大。對我來說，這信息很特別。我給這部電影 7.5 分，喜歡的程度不及《The City of Honey》。《The Remains》讓我耳目一新，大多數作品都使用戲劇講故事，但這作品卻是視覺詩歌。我留意他在導演的話中提到，這作品是他找尋屬於自己的電影的旅程，對我來說，這就是獨立精神的意義。他正試圖定義自己的電影，對我來說這非常令人欽佩，尤其是導演來自尼泊爾這樣的國家，他選擇找尋自己的聲音，因此我給了他很高的分數。我對《Ceremony Night》感好奇。你們都給很高的分數，我很好奇你們怎樣看這作品，你意為它有什麼意義？

山下：我覺得這作品的故事不怎麼有趣，但是導演如何向觀眾展示這故事卻蠻有趣，而且表達得非常優美，這就是為什麼我給《Ceremony Night》高分的原因。

喬：我喜歡《Ceremony Night》，影片描述過山車工人的生活，他們面臨著在開幕典禮之夜後被解僱的命運。他們沒有任何權利或保護，在這個盛大的開幕典禮中，他們處於弱勢。故事一開始有人死了，但是所有人都想掩飾他的死亡，而不是同情他的遭遇，沒有人想知道背後的原因。故事說出整個制度的問題：這些人沒有得到照顧或尊重。我花了一些時間思考結局，主角的行為導致許多人喪生，令人震驚。主角是報了仇，但是導演想以此說什麼？他想說這個社會制度非常危險，如果我們再不關心和反思，深入了解不公正現象，整個制度就會出軌，是對社會的一個隱喻。個人來說，我不太喜歡這結局，因為覺得不合理，但我理解主角的憤怒，源於那些被社會制度所忽視的人，以及人們怎樣處理他朋友的死，其他同事只希望掩飾，

並把他的遺體埋藏在遊樂園的地底，而上面的人卻在玩樂，情況就像《上流寄生族》，窮人都住在地下室，上層的人則過著美好的生活。這就是我給這作品高分的原因。

巫：我知道這作品是關於工人階級，但我看不出其中有說及上流社會，所以沒有閱讀到太多有關階級的批判。

山下：我真的很喜歡《The City of Honey》，因它簡單而且有力量。儘管作品很短，但卻令人留下深刻印象。我選擇的第二部作品是《Paper Helicopter》，雖然故事並不太有趣，但是女主角的表演很棒，導演的技術也很好，所以我選擇了這部作品。選擇第三部電影時，我有些困惑。從計分表上的分數來說，應該是《Ceremony Night》，但現在我知道我必須考慮獨立精神，我有些困惑。現在，我把《Viral Kids》改為我的第三選擇。這部電影很有趣，我能感覺到導演的努力。這是我的三個獎項選擇。

范：那麼我們是否可提名金獎？喬奕思選《Touch》，是嗎？

喬：我選了四部作品，應否移除一部？

范：或許你可為四部作品排名。

喬：我移除《The Mortician of Manila》吧。我想問俊鋒和山下對《Touch》的意見。

山下：我認為故事不太有趣，只是一般，但導演的技巧不錯。女主角的演出起初有點平淡，但到後來我蠻喜歡她的演出。

巫：我覺得影片很具娛樂性，我喜歡角色如此不討好，但觀眾最後對她的遭遇感同身受，影片的執行和全片沒有使用對白，令人印象深刻。我之所以沒有給很高分數，是因為看過許多以色列電影，它們獲得很多資助，所以我認為製作較講究和精美，對他們來說並不困難。考慮到獨立精神這標準，我沒有給這作品任何額外的分數。我很欣賞它試圖解探討阿拉伯世界的問題，把女主角面對的事與另一女孩的問題相比，顯得女主角有些幼稚，但是我忍不住覺得處理流於表面。

喬：謝謝你的評語。我同意《Touch》非常精緻和有娛樂性。觀看時，對片中使用敘利亞戰爭作點子感到懷疑，我想知道導演的意圖是什麼，以及將戰爭作為劇情一部份，是否要為電影注入意義。我不知道這是出於計算還是對戰爭真正關心，所以我同意你的看法。主角在社交媒體上碰到了另一個女孩，但後者的問題從未得到適當或深入的處理，我認為這作品缺乏這方面的內容。

巫：我覺得主角利用那女孩，但同樣導演也利用她。

喬：我也有同感。

范：你們以把作品排名，然後作出金獎的提名。

喬：我選《The City of Honey》。

巫：我也選《The City of Honey》。

山下：我也是選《The City of Honey》。

范：現在已決定了金獎。銀獎呢？

喬：我選《Viral Kids》。

山下：大家都給《Viral Kids》高分數，就算它得不到銀獎，我也希望它有獎項，因我很喜歡這作品。

巫：我同意讓《Viral Kids》得銀獎。

喬：從一開始，我就對《Viral Kids》的鏡頭運用印象深刻。故事發生在街上，令場面調度非常困難。這個故事不僅涉及一個孩子，而是關於一群孩子，攝影角度和鏡頭運用非常巧妙和周到。

巫：就電影攝製而言，雖然看似雜亂，但其實計劃周詳，很明顯當中有很多計算。有一場有很多孩子放學，我認為真的在放學時拍的，因為相信他們沒錢聘請那麼多臨時演員，很多場景都是依照實際情況拍攝，劇組一定只是帶著小型攝影機拍攝，我認為是這作品特別之處。

山下：攝影機從孩子的高度拍攝他們，很有心思。

范：我們似乎都同意給《Viral Kids》銀獎。現在到特別表揚。我們之所以沒有稱這獎項為銅獎，是因為有些作品可能有些元素值得表揚，但也許整體質素不如金獎和銀獎，所以我們安排了特別表揚獎。因此在選擇此獎項時，你們可考慮背後的原因。

山下：特別表揚應該根據電影的平衡性來判斷，還是僅從評審的角度來判斷？

范：我們稱這獎項為特別表揚而不是銅獎，是不希望這個獎等於在十部入圍作品中排名第三，而是希望突出作品中的一些特別元素。有些作品故事可能很特別，但執行力不足以獲得金或銀獎，或者作品背後的意念很特別且發人深省，但技術方面卻不如其他作品。特別表揚可以點出作品的某些部分加以表揚，所以可能不是作品所有元素取得平衡，但最終由評審員決定。你們有什麼特別表揚的提名嗎？

巫：我想提名《The Remains》，因為若論獨立精神，這部作品符合我對此的定義。如果這個獎是要鼓勵導演進一步作電影方面的探索，我個人就很希望看到這位製作人之後的作品，若你不同意歡迎提出。

范：還有其他提名嗎？

山下：我有兩個提名。一個是《Touch》，另一個是《Paper Helicopter》。這兩部作品截然不同，我無法決定給予哪一部作特別表揚。因為我們談及獨立精神，所以我認為《Touch》較適合，因此我選擇它為特別表揚。

喬：我想為《The Remains》爭取，因為我認為尼泊爾的電影業相對上較少獨立聲音。《The Remains》令我驚喜的不僅是因為它來自哪個國家，還因為它對燈光、聲音和當地景觀等的運

用。這不只是一個故事，還是風景中的詩篇，導演設計並捕捉了許多美麗、富有詩意的事物，並將之變成了流暢的畫面。這是特別表揚獎，我認為作品的詩意是其特色之一。

山下：我同意《The Remains》與其他作品完全不同，我也想選擇它作為特別表揚。

喬：你不必妥協，可以分享更多想法。

范：這是結論嗎？如果大家都同意，那麼《The Remains》將獲特別表揚獎。

山下：我認為《The Remains》不像電影，倒像一幅畫，每一場從一幅圖畫轉到另一幅，十分有趣。這是我發自內心的觀點。

喬：我分享更多有關《The Remains》的體會，可以嗎？對我來說，《The Remains》不是娛樂片。我看導演的話，提到《The Remains》描述一個老人的最後日子，涉及在尼泊爾的傳統中，一個人去世之前必須做的事情。這老人的旅程是一種靈性之旅，這就是我對電影意像的含意的理解。

巫：我試圖觀看作品前不看有關的文字，但觀看《The Remains》時，我為接踵而來的影像著迷。電影中不斷有水的意像，看到老人和孩子時，我意識到作品是關於生命。雖然我不完全理解旁白，但仍感覺到是關於一個人去到生命盡頭所面對的事情。若這作品獲金或銀獎，可能會有爭議性，但作為特別表揚，可視作對另一類電影探索的鼓勵，為我打開不同電影的可能性。

山下：我了解你們對《The Remains》的看法，也認為這部作品與眾不同。作品流露新的視野，每個場景都很美，但是觀看時，並沒有感到任何刺激。我對這種詩意電影期望更多，我認為它有點太漂亮。

巫：我明白你的意思。

范：還有其他特別表揚的提名嗎？

山下：我想不出應提名哪一部，因為都不是很特別。

喬：我們要討論《Ceremony Night》嗎？因為它排名第四。巫俊鋒，你想談談《Paper Helicopter》嗎？

巫：一開始我認為這作品很特別，我真的很想喜歡它。尤其是開首幾幕，兩個小孩去找醫生問他借驢的一場，拍得很有趣。之後兩姊弟坐在外面凝視遠方，我也覺得很有趣。但劇情一直進展時，字幕有點不濟，根本看不懂，有時要重看幾次才能理解在說什麼。電影後半部的變了質，變得有點簡單，好像只是關於那場車賽。導演試圖令車賽緊張刺激，但並不成功，令我失去興趣，不再喜歡它了。一開始時，我是很想喜歡它的。

山下：我也認為《Paper Helicopter》的故事並不是很有趣。在開始的時候，我也有一種期待感。我覺得主演很棒。

喬：關於《Paper Helicopter》的敘事，我完全同意你們的觀點。這部作品的故事不容易看懂，敘事方面有問題，但我同意演員不錯。我喜歡那女孩的臉。我對這個女孩贏得驢車比賽的故事很期待，故事中段有很多轉折，但沒有交代清楚。有些場面很造作，並不自然，感覺很設計，所以我沒有給此片高分數。

巫：我們可以談談《The Swing》嗎？喬奕思給的分數很低，而山下和我則給予還可以的分數。我考慮到很多作品的導演都男人，所以想加入女性的聲音。另外，這部電影來自一個很少電影出產的國家。基於特別表揚這個獎的精神，也許我們可以談談這作品。

山下：我開始時很期待，但是看完後發現故事並不太好，只是一個簡單的故事。場景和演員都不錯，但敘事卻不符合我的期望。

喬：我喜歡這故事，但有點意料之內，一開始我就預料到整個劇性。校長辦公室那一場，表現得不太好，女演員演得不好，所以沒有給予很高的分數。

山下：我有一個問題要問大家。特別表揚是頒給導演，還是可以給演員？

范：是頒給整個作品的。

山下：我們是否應該根據導演的功力或演員的表現來頒這個獎？

范：獎項主要是給導演的，但是如果你認為演員的技巧或表現值得表揚，也可以以此為理由頒發特別表揚獎。我想強調一點，這個獎是頒發給導演和電影本身，並不是給演員。

巫：有關《Ceremony Night》，我看到導演的話說，這作品關於被拒絕的恐懼，這是導演的製片人最大的恐懼之一，他試圖在作品中表現這一恐懼。你們此有什麼詮釋？片中的拒絕是什麼？我在想是否沒有考慮到片中的階級批判，又或者這是他的意圖嗎？

山下：對我來說有點難解釋，因為我看不懂所有字幕。關於拒絕，我認為在這漂亮的遊樂園中，每個人都樂在其中，但主角則處於焦慮和緊張的狀態，電影就是關於兩者之間的對比。就我個人而言，當所有人都很開心時，我常常會感到焦慮，所以我認為這就是導演所要表達的狀態，他的技巧很不錯。

喬：我的理解是，這個人被拒於開幕典禮的門外，沒有人關心工人。我認為這就是「拒絕」的含意。

巫：我明白你的意思。

喬：現在有三個提名，是否三部都選？

山下：我選《The Remains》作為特別表揚。

亞洲新力量組得獎作品

金獎

《The City of Honey》

Moein Ruholamini (伊朗)

銀獎

《Viral Kids》

Arjanmar H. Rebata (菲律賓)

特別表揚

《The Remains》

Manoj Babu Panta (尼泊爾)

第二十五屆 ifva 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

亞洲新力量組評審評語

《Touch》

喬奕思：主角精彩的臉部表情，表達了生動及微妙的感受，帶動了整個故事發展。雖然欠缺獨立的故事線，但敘事節奏流暢，不乏幽默感，是一部真正的青少年作品。主題淺白易明，隨著劇情發展，更反映了敘利亞戰爭對當地青少年生活所造成的陰影。

巫俊鋒：主角是一個外表自信但內心自卑不安的年輕女生，敘事方式巧妙而有吸引力。作品反映自我中心的一代，活在社交媒體中，卻沒有能力應付現實生活。

山下敦弘：雖然作品也沒有半句對白只靠智能電話中的「對話」，我仍能愉快地從頭看到尾，感覺很美妙。主角很害怕與人溝通，最後為離開舒適區而踏出一步。這種主題很普遍，在任何年代都有同樣的故事，只是方法不同而已。結局讓我感到一絲暖意。

《Ceremony Night》

喬奕思：作品的影像構圖，尤其是燈光方面，經深思熟慮並緊扣主旨。整個故事的格局充滿寓意，與現時世界多處包括香港發生的社會運動產生共鳴。

巫俊鋒：結局的影像風格強烈，但我不肯定作品想表達甚麼。當中的報復意識只求快感而不合情理。

山下敦弘：一人的疑心變成焦慮，最後慢慢變得瘋狂。場景的意識十分有趣，主角不安的情緒和繽紛的遊樂場形成對比，最後遊樂場設施的鏡頭很有趣也很驚人，我認為很好。

《The Heavy Burden》

喬奕思：簡單直接的故事，敘事方式簡潔。三代男性壓抑的情緒十分感人，突出了結局的氣氛。精準的鏡頭和構圖令作品連貫，室外和室內的場景都處理出色。

巫俊鋒：作品表現了國界的荒謬，以及超越國界的人性。作品似乎以驢子和人的生活來作比較，但我不怎樣能理解當中的象徵意義。

山下敦弘：作品以驢子的觀點為拍攝角度，拍攝過程的努力顯而易見。場景不錯，故事淺白易明。但我希望作品能更具感染力和原創，配樂令作品變得平淡。故事、配樂和製作都安排有序，但我希望看見能觸動人心的東西。

《Paper helicopter》

喬奕思：一個關於女孩子勇氣、希望、友誼的故事，結構完整、引人入勝，劇情峰迴路轉而收尾呼應。處理一大群同齡的兒童演員並不容易，女主角表現令人驚喜，身為主角，她恰如其分地演繹這個尋常故事。如果作品能在年輕演員之間取得更好平衡，效果會更佳。

巫俊鋒：開始時兒童演員的表現出色，影像語言有趣，但看了一會後令人失去興趣。

山下敦弘：喜見片中的兒童還是兒童，尤其是女主角的凝視，這也是全片的優點與缺點。導演和拍攝的風格趣緻，但又有點強硬，導演的才華令人難以看透，而這是有趣的。此外，我很希望那對演主角的姐弟能成為 Gucci 模特兒。

《Viral Kids》

喬奕思：作品的優點是在街頭進行拍攝，全片運用手提式攝影，效果出色。影片跟隨城市各處的街童，揭露隱藏的問題，例如政客的宣傳口號。城市為故事提供豐富的語境。此外，那些多元的社交媒體元素也是重點。

巫俊鋒：對於被剝削的街童，本片表達了觀點強烈的評論。這些角色藉著運用社交媒體得以充權，而不單純被剝削，成為意料之外的有趣情節。

山下敦弘：全片的拍攝流露漂浮的感覺，作品的努力令它變得有趣。片中表達兒童危機的方法，沒有強加在觀眾身上，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本片也有不錯的音樂和動感。我想，要把「黑暗」像電影一般表現出來是有可能的。

《The City of Honey》

喬奕思：影片以稚氣的場景開始，最後以恐怖主義作結，讓觀眾心寒，並感到死亡與那些無辜兒童距離是如此接近又來得突然。內容雖然殘忍，但也把真相呈現在觀眾眼前。敘事方式直接坦白，效果顯著。

巫俊鋒：一部觀念強烈的作品，內容關於戰禍中兒童的夢想和渴望，結局處理得幾乎刻意為之，但以短片的長度來說算是合理。

山下敦弘：一部簡單而簡短的電影，但十分精彩，引起我的共鳴。一鏡到尾的方式，表現了困於廢車中的無辜兒童和車外可怖現實的對比，讓人印象深刻。最後的槍聲只以畫外音處理，令人想到在同一刻有其他謀殺案正在發生，讓我既驚且悲。導演很有才華。

《Mandatory》

喬奕思：士兵面對的兩難和矛盾，啟發我們對國家機器深刻深思。我欣賞敘事的格局，也理解各場景的意圖。但故事似乎顯得公式化，不似是由角色發展出來。

巫俊鋒：故事修飾得完整，執行上也成熟，角色表現細緻，在短短的時間中，讓人感受到士兵的矛盾。

山下敦弘：導演、拍攝、音樂方面的技巧都出色。導演的技巧很有力量，作品的訊息全都能傳遞給觀眾，但缺乏餘音裊裊之感，讓我感到有點不滿足。個人希望創作人能挑戰自己，與其把一切都呈現出來，不如嘗試留白。

《The Mortician of Manila》

喬奕思：這部記錄片感染力強，探索菲律賓在新禁毒法實行後的情況，內容涉及悲慘和可怕的真人真事。影片的中心是一個在鎮中上經營殯葬生意的老人，短片對老人的想法模稜兩可。在他眼中，死亡是這麼近又那麼遠的事。

巫俊鋒：這題材在菲律賓電影中是熟悉的，但以喪禮主持是個有趣的觀點拍攝，並捕捉了不少有感染力的時刻。導演拍下家屬與喪禮主持的會面情況，然後跟著他們，刻畫他們每個人的臉孔，這些都十分精彩。

山下敦弘：觀看此片時，我想到「死亡應該是人人平等的。然而，死亡的重量，或許因為種族、國家、階級而有所不同」。在舉辦喪禮的場所裡，我們看到與死亡之間的不同距離，這是有趣的。導演與題材一直保持著平靜的距離，觀眾也因而能保持平靜，從頭到尾看完整部作品。小孩與狗的鏡頭充滿活力。電影可取的是同時表現了死亡和活力。

《The Remains》

喬奕思：攝影優雅，背景音樂和自然聲音營造出精緻的氣氛。敘事的美學，為作品增添不少平靜。最重要的是，影片以詩意而哲學的方式讓老年和童年相遇。

巫俊鋒：一首以影像編寫、關於生命的詩——河流不斷的流動讓人深刻難忘。跟其他入圍作品比較，本作充滿詩意的影像如同一股清泉。

山下敦弘：作品看來是一連串的影像，而非一部電影。影像很美，角色和風景變成大自然的一部分。每個鏡頭之間連接得並不緊密，更像是一個鏡頭完成後再出現另一個，讓我覺得似是看了幾十幅畫作。這是一部介乎畫作與電影之間的作品，當中的場景很出色。

《The Swing》

喬奕思：故事技巧成熟，講述在關鍵時刻的好人好事和犧牲，也代表了世上的美好事物。作品讓人想起一些從前的伊朗電影。演技方面有些問題，有些配角的表現不如主角們出色。

巫俊鋒：雪中送炭的情節，簡潔有力地喚起絕望與愛的感受。片中戲劇化的片段未盡如意。

山下敦弘：我喜歡不溫不火的拍攝風格。雖然只是個小故事，但觀眾容易產生共鳴，相當具感染力。角色指導簡單直接，成功發揮一眾角色的魅力。然而，主角經歷的艱辛歷程有點薄弱，未能表達更多人性，讓人覺得只是一個「故事」。希望能看到更多驚喜和新發現。